

評台灣的報紙副刊 (下)

蕭楊林李
蕙添品安
蕙源書娜
聯合採訪

對國內報紙副刊的
簡介和批評，本刊第三
期曾派人訪問毛樹清、
余光中、何欣、俞大綱
、施叔青等九位先生談
過中央、聯合和新生三
副刊，本期繼續評介其
他幾家報紙副刊，這一
次大部份的稿件均係從
讀者來稿中擇取，由於
篇幅關係，有很多相似
的意見都只好割愛，還
望賜稿諸君諒解。

壹、簡介

四、中華副刊

蕭蕙蕙

中華日報於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創刊，「華副」隨之誕生迄今，已整整二十七個年頭。其間歷任主編徐蔚忱、趙之誠、趙振東、林適存均曾不遺餘力的灌溉這塊園地，為今日的「華副」奠下了良基，功不可沒。細說「華副」，該從民國四十七年，林適存接編之時談起。

那個時期，「華副」的特色是首創「星期小說」，長篇連載，同時大力發掘新人、培植新人，並開闢副刊方塊「筆陣」，由大家自由投稿。

許多知名作家如童真、司馬中原、高陽、易君左、郭良蕙、張漱茵、孟瑤、南宮博、段彩華、郭嗣汾、繁露、楊念慈、杜若、潘壘、潘人木、季季、李宣等，都經常為華副寫稿，他們的長篇、中篇、短篇，深深地扣住了讀者的心弦。

一般說來，在林適存主編「華副」的十多年中，他的風格及內容較傾向於文藝性，編排則比同期的其他報紙副刊來得穩健、保守。

民國六十年七月，由於林主編本身工作繁忙，乃由名作家蔡文甫接下華副主編的第五棒，也許是較前幾任主編年輕的緣故，他的這一棒，從開始就給人「衝勁十足」的感覺，「華副」也因此有了驚人的新貌。

在短短的一年半裏，蔡文甫為「華副」讀者所做的事可真不少，別的不說，光看版面上生動、活潑的編排，就够吸引人了。

首先，「華副」有了一系列精彩的文藝論評，從「愛的故事」的譯本，到電影「秋決」，電視劇「泰山紅

顏」、「蔣桂琴的故事」、「大路」和小說「天籟」的評介，無一不受各方重視。

其中，以逐日批評方式評完電視劇「泰山紅顏」，所引起的反應最熱烈。據說，在那段期間，電視公司的演職員們，每天必爭看「華副」，對於所評的一字一句，莫不耿耿於心，總是害怕表現得不好而遭貶。一份報紙的副刊，能有如此的影響力和如此的氣魄去建立它的權威性，這在國內報刊史上，還屬創舉呢。

在批評電視劇的同時，「華副」另開了一個公開的小方塊——「掃描線」。經常刊登各地電視觀眾的意見，有批評、有建議、也有讚美。這對我們電視事業的改進，有着很大的幫助。

或許是「華副」的「掃描線」太叫座了，半年之後，聯合報及中央日報的娛樂版，亦分別跟進，增闢了「電視與我」和「我看電視」的方塊，採取的形式與「華副」掃描線完全相同。近幾個月來，因「掃描線」稿件太多，且為配合新聞性，中華日報已將這個受人歡迎的專欄，移到了該報的娛樂版上，但「華副」的開創之功，大家是不會忘記的。

由蔡主編邀約名作家共同執筆寫一個專題小說，是「華副」另一特色。

多達二十三篇的「愛情的故事」，連載了數月，深得讀者的喜愛。

十五篇「莊敬自強」小說，分由十五位名作家精心創作，沒有口號，沒有八股，却充分顯露了鼓舞人心向上的主題，頗獲好評。

「非禮記」系列小說由朱西寧執筆，主編曾在首篇刊出之前，為文介紹這十篇同一系列而不同主題的作品，相信又給了讀者一份新鮮感。

「傳記與傳奇」以談近代傳奇人物的故事為主，是「華副」連載得最久、內容最廣泛的一個專欄，它的讀者以中年以上的人居多。

至於其他文藝性的長、中篇連載，蔡文甫先後選用了段彩華的「沙河對岸」、姚曉天的「多雪的冬」、林柏燕的「慰安的女人」、李喬的「含笑遠山」、沙塵的「懸崖」、田原的「明天」、郭良蕙的「加爾哥答的陌

生客」和正連載中的反共小說「午夜歸帆」。

值得一提的是「慰安的女人」、「含笑遠山」、「懸崖」、「午夜歸帆」均為民國六十年「華副」徵文入選的作品，幾位作家都很年輕，他們筆下那股清新的氣息，確為「華副」增色不少。

蔡文甫認為，理想的副刊，應該是「老少咸宜」的，所以要注意它的兼容性。「華副」由初期的純文藝性，走向評論性，是一大改進。近半年多來，它又漸漸滲入了趣味性與學術性。

「藝文短笛」專門報導文壇人事動態，每週刊出三、五次，既有趣又帶點兒新聞性，相信文藝界人士都不會錯過這個小方塊。

「立體笑話」是新增的內容，名稱別緻，取材也新穎，每天短短的登上一、兩條，調和了版面，亦很討好讀者。

至於學術性的探討文章，「華副」近期的水準，絕不亞於「中副」。尤其長達一年的中文系論戰，曾引起各大專院校教授及學生們的濃厚興趣。許多專家學者紛紛「參戰」，甚至連美國來華研習中文的研究生也發表了高見。這次筆戰共刊登了二十餘萬字，實在精彩、熱鬧，它不僅使「華副」在高等學府裏大出風頭，且為教育部改進中文系教學計劃，提供了最佳參考資料。

目前教育部業已正式通過了文藝系的課程，同時准許各大學按規申請設立文藝系。這個具體的結果，顯示「華副」所反應的意見，具有催生的作用。

今後「華副」除強調文藝性、趣味性之外，將繼續朝學術性方面努力，並希望由淺而深的討論各類中、西學術文化問題，以充實讀者的心靈。

但是，蔡文甫特別強調一個原則，那就是：「華副」的文章不能針對少部份人或某一個階層，一定要兼顧到大眾的愛好。」

「華副」每天平均可收到一百多件稿子，加上主動向文藝圈內的名作家拉稿，稿源是相當充裕的。無形中

審核的尺度也較嚴格，可是對那些文筆生動、流暢，而能帶給讀者正確的人生觀和生活體驗的作品，「華副」是絕不會輕易「放過」的。

有目標、有創新才會有進步，「華副」不斷的在蛻變，我們期望它更趨完美，更受歡迎。

五、人間副刊

楊添源
林品書

那一類的文章較合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的需要？

「人間」副刊的主編桑品載說：「還是以純文藝作品為主。」

「人間」不同於其他報紙的副刊，最重要的是因為我們願意接受新技巧的嚐試。一篇作品，只要夠得上是一篇好的文藝作品，我們就用，不管它使用的是傳統的或新的技巧，它的作者是新人或老牌名作家。」

接受新技巧的結果，就多少牽扯到主題的寬度問題。而主題的考慮「人間」並不是不曾注意到。問題是世間原本就沒有一個絕對肯定的常規，道德的信條常是因時因地因人而異，因此一篇作品只要主題不太背離人們許可的範疇，「人間」還是樂意利用，「人間」的編者特別強調他們並不是主題主義者。

也因此，讀者才能在「人間」讀到許多在別處無法讀到的作品。李昂才能以高二的年紀突躍到「人間」來。楊青矗的「在室男」也才能在「人間」受到編者額外的推崇。

「人間」的年齡並不和「中國時報」一樣大。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二日中國時報創刊時，還只是一張八開大的小型報——「徵信新聞」，內容專以刊登經濟新聞，報導市場動態為主，不要說文藝性綜合性的副刊，就是一般的政治與社會新聞也絕少刊載。直到民國四十四年九月，「人間」才以綜合性十欄篇幅的面目和讀者見面。其後「徵信新聞」幾度改組，由「徵信新聞」而「徵信新聞報」以迄今天的「中國時報」；「人間」的編者

也由徐蔚忱而李世偉（畢珍）而王鼎鈞；五十六年十一月桑品載接下了這一棒，「人間」也逐漸發展而成現在的風格與版面。

目前「人間」每天的收稿量平均在十萬字左右，除掉方塊、「海外專欄」與兩篇長篇小說的篇幅，每天大約只能容納六千字，這六千字有時只能刊上一篇小說，有時就分成四千五百字和一千五百字兩個版樣來處理。字數的限制幾乎是今天每家報紙副刊普遍存在的問題，但因受發行張數的限制，這個問題要想有個令人滿意的解決，至少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的。事實上縱是增加了十倍的篇幅，也還是會有受委屈的作者。「人間」的作者也不例外；

「投給我們的文章，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字數的節約，一篇小說如果不能以四千五百字或六千字寫完，就最好給我們可供兩天或三天刊載完的字數，這樣我們就好處理些。」桑品載如是說。

提拔新人是「人間」的一大方針。「人間」有的是用不完的名家的稿子，但「人間」願意把公平的機會給年輕而敢嚐試的作者，它一向的取稿原則是「只看作品不看人」，桑品載認為從事文學工作不是在捧明星，文學寫作不該只是某些人的專利品，一個副刊編者所給予每位作者的，也應該是均等的待遇。就曾經有一次，他選用了一篇作品，後來才發覺那位作者還只是一位初二的學生。

從方以直「信手拈來」開始，方塊一直是「人間」很叫座的一張王牌。早期的方塊主要由方以直（王鼎鈞）、寒爵（韓道成）兩位先生挑大樑，近期則增加了亮軒（馬國光）、汶津（張健）、池畔風、遯禪（周君亮）、安平、何可歌、司陽（桑品載）等一大批生力軍，這些作者大多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，請他們寫方塊，主要是「人間」認為老年人固然圓熟，但也該讓年輕人出來說說話，這些話也許說錯了，但至少表示或呈獻了一份年輕人的關心，更何況圓熟是必由幼稚蛻變過來的；年輕人的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聽任。

彩色照（圖）片的採用，也是「人間」別無分號的創舉。在國內報業史上，中國時報是第一家進入彩色時代的報紙，初在娛樂版上出現，而漸及於其他各版，民國六十年五月廿日終於試行到「人間」上來了。在編輯

高信疆的負責下，曾經有一度「人間」以佔頗大比率的篇幅，介紹了一系列的世界名畫和攝影，配以文字而呈給讀者雙重的享受，後來終因版面受損太大而不得不取消，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大的嘗試，發轍了副刊注重圖案美的原則。

目前，彩色的重心移到家庭版及刊登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的版面上去了，「人間」就只剩下刊頭攝影和長篇小說與專欄的刊頭設計是採用彩色的。「人間」的刊頭攝影，主要注重在彩色效果和藝術趣味上，並力求蒐羅人間萬象，最初比較偏重動態的表現，近來則重視靜態的呈示。無論是刊頭攝影或名畫介紹，「人間」都要求能化花花綠綠的通俗趣味為高尚的藝術造境，使能接近副刊的水準與性質。人間的大門一向是打開的，歡迎各界繼續惠賜佳作。

益智性的短文，也是「人間」對讀者的一大貢獻。從「清晨鐘聲」到「世界情詩選」，再到「成功之鑰」和今天的「人生道上」，「人間」都寓意深長的提供給讀者美的人生觀和思想的啓示。

作為一位副刊的主編，桑品載有百分之百的取捨決定權，發行上的數字，「人間」並不作完全的迎合，但是「人間」想到而且考慮到。未來的日子，「人間」希望能繼續推出好作品，造就好作家，並希望能多增加文學批評的份量，如果可能，更希望能繼五十七年五十八年之後，在今年年底再推出一輯「人間選集」。

「好的作品始終是我們在等待的。」桑品載一直具有一份嚴肅的文學使命感。

「海外專欄」更是中國時報的一大特色。

這個國內首創的專欄，於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下旬正式在人間副刊中推出。兩年多以來，它所建立的風格與地位，不僅廣為海內外讀者所重視，更在國內副刊的編輯上，帶來一個新的指向。聯合報「在天之涯」專欄的增設，中央日報航空版「海外論壇」專欄的開闢，都或多或少受到了「海外專欄」的影響。

事實上，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，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，有這麼多的知識份子、藝術工作者、作家，以及刻苦耐勞、辛勤奮鬥的僑胞們，散居天涯、羈旅異域；也從未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，遭遇到文化、社

會與時代的多重激變——作爲這樣一個時代裏的中國人，該如何增進彼此的認識與瞭解？該如何攜手共進，邁向一個和樂美好的前程？該如何相規相勉，爲中華民族萬載的子孫奠下一方堅實的基石？

中國時報「海外專欄」的開闢，正是肇因於這樣一個理想，希望透過文字的力量，一點一滴的做起，建立一座連繫海內外中國人的「橋樑」，一方通往世界各地、各種心靈的「窗戶」。

就前者而言，它的編者希望藉着這塊園地，爲海內外的讀書人提供一個懇切交談的場所，讓各種不同的思維與見解，在這裏剖析、討論、交流、融合；也爲國內外的讀者們，展示出一面真實親切的鏡子，讓大家看到自己的同胞們，怎樣在世界各地生活，思想，悲歡愛惡，辛酸成長，在一份血濃於水的感悟中，走得更親、更近、更成熟。就後者而言，由於專欄接觸面的日益擴展，自然也因此引進了各種殊異的聲音與面貌；世界的遼闊與繁富，文化的深邃與奇異，新的事物，新的思潮，新的認識與反省，一一經過這面窗戶進入它的讀者心中。

這都是「海外專欄」努力追求的目標。在已經過去的兩年多裏，它也確曾在這些方面有所貢獻，並爲國內報刊注入一股新的力量，引起了相當的注目。

譬如該欄對於星馬一帶華文作者處境的連續討論（賴瑞和「華文作者在馬來西亞的處境」，及隨後的翔翔、劉紹銘、林綠、陳徽崇諸文），對於世界婦女思潮的系列報導（程小美「美國婦女運動的背景與現況」，楊美惠「婦女問題新論」論叢，及其他居蜜、合子等文）對於海外學人，作家的訪問（如夏志清、施友忠、張愛玲、李方桂等的訪問記），對於中國近代小說、藝術、新詩的檢討分析（如水晶對張愛玲的分析，夏志清對近代中國作家的討論，劉紹銘對臺灣本地作家的評價，吳訥孫對中國藝術前途的展望，謝理發對中國近代畫史的回顧……等等），以及其他學術、教育、社會、國是等問題的批評建議，都有其正面的深遠的意義。

特別是，因着這個專欄的開闢，使得國內一般讀者進一步認識了許多海外知名的中國學人，教授，如周策縱等；也有不少客居他鄉久不執筆的作家、藝術家們，因此而再度與自己的同胞見面，如艾山等；同時，該欄

所引介的許多青年學者、作家更大大豐富了國內文學、藝術界的作者陣容——如劉紹銘、李歐梵、傅孝先、傅述先、陳錦芳、關傑明、謝理發、金炳興、高信潭、溫任平、溫瑞安、賴瑞和、李國偉等等，都使國人耳目為之一新。

與這些相對的，該欄這兩年餘的工作，就海外作者的文化認同，思想趨向而言，也發揮了它彌足珍貴的功用。

由於這個專欄的特殊性質，加上中國時報迄未發行一份銷售海外的航空版，因此「海外專欄」一直由專人在主持，包括作者的邀約，稿件的取捨，訪問的設計，專題的討論，與海內外的各種連繫事宜等。起初，該欄由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委託作家王敬羲在港負責，至同年十二月，因王敬羲本人身居海外，連繫上頗多不便，於是決定由該報編輯高信疆負責主編迄今。

「海外專欄」目前的接觸面十分廣泛：歐洲各國、北美、中南美、中東地區、遠東的日韓、香港、星馬一帶，乃至非洲、澳洲、紐西蘭等地，都有作者應邀為該欄執筆，其作者人數已近兩百位。長此以往，該欄所謂「記錄下這一代海外中國人心聲」的抱負，或有實現的可能。

為了發揮這個專欄更大更長久的價值，並供給更多讀者保存或流傳，該欄並決定每年出版選輯兩冊。現已出版的有「海內知己」、「天涯比隣」、「浮雲遊子」、「風雨故人」四集，晨鐘出版社印行；第五輯「文學評論選集」已編輯妥當，近期當可出版。

貳、批評

蔡錦惠（高雄女中學生）

中華日報是家裏訂閱多年的報紙，當初父親所以看中它，只因爲它有南部版，能够大清早就送到我們家。大體說來，「中華副刊」的內容還算豐富，有長篇連載小說、短篇小說、散文，偶爾還刊些「新詩」（關於這點，華副勇氣可佩，其他各大報多無此舉。惜近已不常見。）近日又增加了「文藝論評」和「立體笑話」，使得版面很活潑，更有一種「熱鬧」的感覺。「華副」時常可見許多名家執筆，同時，華副在「提携後進」上也很有努力，常常可看到一些新人的作品。

臺北的幾家大報中，中國時報的「人間副刊」是我比較喜歡的，「人間」的「海外專欄」，讓海外遊子有個發抒所見的地方，也讓國內人士對於留學生的種種有更深入的認識。用意甚佳。但是連載小說的氾濫（計有狼煙、零晨二點鐘、曉山風雲、楊貴妃畫傳、珍珠令等五篇），和插圖的過多，使得「人間」只能刊出一篇小說，散文偶爾點綴其間，更遑論新詩了。

站在一個對現代文學有所企望者的立場上，我不很滿意目前臺灣報紙副刊所選載的小說。大多數故事陳舊，新編或改寫，更使人興味索然。

新詩如山谷裏的聲響，又如開口下面潺潺的水聲，一張文藝性的副刊，應當缺少不了它，然而，除了華副，各報多不用新詩稿（編者按：「人間」副刊似乎偶爾也刊用一、兩首新詩），在我來說，是件憾事。大概新詩的讀者少，而且高下難定，各報遂絕此路。希望將來能漸漸改進。致力於新詩的作者們也當努力。只要是有心人，我相信在雜草亂石中，也會尋到一兩顆燦然的珍珠。

黃玉綢（職業婦女）

服務於地方法院的我，除了每天忙碌於少年問題與家事之外，閱讀最有大眾傳播力量的報紙，倒也成了每日的課程表之一了。

國內的報紙副刊，我雖然不一定能全數瀏覽，但是爲了工作需要，我通常還是儘量的不錯過，有時連家庭版、婦女版或讀者信箱，都要逐個研究，因爲許多青少年問題便出在上面，我可以爲自覺沒有希望的孩子們發掘希望，成功人物不也經常活在矛盾中？至於各副刊內容的比較，編輯手法的高下，我不能說得很透徹，但也願就自己的眼光來略抒管見：

「人間」副刊，通俗而已，不耐深掘。除了「海外專欄」和方塊文章較有份量，其他並不能使人隨之沉浸。當然，我也知道連載小說的目的是什麼，不過真正傑出的文學作品還是會有人去品嚐、擊節的。希望「人間」副刊的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在質的方面，再能逐漸提高。

彩色印刷，往往可以增加報章雜誌的美觀，但絕不能造成彩色氾濫，失去其原有的美感。中國時報的副刊編輯先生，很重視刊頭的設計，字體往往隨文而變，令人佩服。只可惜彩色部份過多，不但佔去了佳文妙筆的篇幅，也令人有觀花草之感，失却了穩重感。

我很欣賞「聯副」與「中副」的版面整齊，聯合報新闢的「萬象」，還值得去讀，唯副刊的文字還須加強水準。「中副」輕鬆的文字較少，這也足以構成其小疵。中華副刊則標題圖案過多。有時使人視覺不舒服。再者，「立體笑話」，往往會割斷文章，顯得不如「聯副」與「中副」的完整。「傳記與傳奇」，我認爲有時失之冷僻，不知別人的感覺如何。

楊通漢（公務員）

「華副」在短篇小說和文藝論評兩方面，提供了不少有深度的作品，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。朱西寧的「非

禮記」，一篇篇不同的故事，讀來耐人尋味，其他如學術性的批評也有，如前一陣子論中文系何去何從，就引起了不少論戰，雖然某些地方尚待商榷，但作者與讀者之間能引起共鳴，可反映出社會人士對某些問題的關心。

在我認為，「華副」散文這一環稍弱有待改進。「傳記與傳奇」如「文壇先進張道公」則似覺篇幅冗長，對於爲文的成功與否我不敢置喙，但整天忙碌過後，我總覺得自己需要的是精煉的文章，對這種專門性的大塊文章，實在難有耐心逐日看完。

（以上三篇。由臺大學生李安娜專訪）

談副刊的短篇小說

慕容真

非常高興見到「書評書目」把各報副刊請出來「亮相」。雖然，各副刊並不一定能因此全面改觀，但至少也能讓副刊編者們明白讀者、作者的意見。「書評書目」的這項創舉，值得吾人脫帽致敬！

如果以份量而言，短篇小說確是副刊的主幹。以下是筆者對各報副刊的觀感。

先說中央副刊：

「中副」的小說（指短篇小說而言，以下同），較爲「正派」，大都是「平實」的作品。年輕的作家以及喜歡「新潮」的讀者，不太感興趣。

新生副刊：

「新副」的小說，似乎有較爲濃厚的「人情味」，但「新」的作品很少見。

聯合副刊：

「聯副」的小說絕大多數「感情豐富」，「梁山伯祝英台」式的愛情故事以及一些「閨秀作家」們的「床邊故事」充斥其間，顯得毫無「生氣」，似乎很合一些「不識愁滋味」的高中女學生的口味。

人間副刊：

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，比較能容納各種不同類型的文章。遠在中國時報更名之前（原為「徵信新聞報」）有一段時期發掘了不少新作家（現在部份都已成名），那個時候，可說是「人間」的黃金時代。最近，「人間」版面有點更動，編輯方針亦略有改變，很使人「懷念昔日」！

臺灣副刊：

臺灣日報的「臺灣副刊」，剛創刊的時候常缺稿，「水準」無法平均，近兩三年來進步良多，徐秉鉞先生執編的時候，許多年輕的作者投稿，作品也包涵了各種不同的型式，令人激賞。最近，編者易人，形式已經面目全非，版面也愈來愈小了。編者還時常刊登稿約，謂：「如為短篇小說，最好是三、四千字。」很使一般作者無法諒解。大多數人都有一個感覺：「臺副」很像「學生園地」了。

時報副刊：

陳冷執編的臺灣時報副刊，以異軍突起的姿態，掘起文壇。「時副」的小說多數是年輕作者的作品，也有許多不同的題材。但是，有些時候還是無法把握住「水準」，是缺稿所致吧？對於創刊不久的「時副」而言，它的小說還算能令人滿意。

中華副刊：

「華副」的小說，也是屬於「傳統」的居多，缺乏較新的作品。有一次，一位已經「成名」的作家，他的作品却被列為「新人新作」，弄得該作家啼笑皆非。幾篇以「莊敬自強」為專題的小說，有些題材及結構均不錯，可惜「不明不白」的套上了「公式」，令人有悵然若失之感。名作家朱西寧的「非禮記」，初讀幾篇，功力不淺。讀多了却有一些感觸：還是這些！

對於副刊的編者，我們希望：編輯先生不可築牆！

對於副刊的作者，我們希望：能有新的、好的創作！

對於副刊的讀者，我們希望：去欣賞較高格調的作品！

在目前，在純文藝雜誌極難銷售的今天，報紙副刊對我們文壇所負的使命實在很重。我們希望，好的副刊能更好！

此外，筆者僅代表所有寫作者呼籲：提高稿費！

雖說文學無價，每個作者都避免提起稿費的多寡。可是，這並不一定就代表作家們不需要稿費。據筆者所知，許多成名的作家之中，有很多經濟情況不佳的，他們從來不計較稿費多少，只是拼命的寫，甚至於甚麼都寫的也有。筆者閉起眼睛也能數出幾位作家們，改名換姓的在「家庭版」寫些「家庭生活」、「性知識」之類的文字。這真是文藝工作者的悲哀！

在我們的文壇，以字數計算稿酬的方式，也是不太妥善的辦法。稿費奇低，更是令人遺憾！作家需要生活，生活需要金錢。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的年代早已過去了！（作者請示真實姓名地址以便奉寄稿酬）

我對華副的感想與建議

黃瑞田

在林適存先生主編期間，錄用年輕作者的作品，多半含有鼓勵的成分，那時候，文壇新進喜歡投中華日報，尤其是設立「新人新作」以後，華副發掘了不少新人，

林適存取稿比較大膽，有些別家報社不敢刊登的作品，他毫不猶豫的錄用，無形中給了作者許多自由。那段期間，陳正典先生的工筆插圖，時常把握不住題意，江沙的插圖，要高明些。

蔡文甫先生上任後，注重文藝論評，開闢每月華副小說選評，招徠了不少佳作，也掀起了許多風波；對於文藝系的創立，華副功不可沒；各類論戰，成為華副的焦點。

插圖比以前進步，取稿水準高，使華副的地位越顯重要，不過，小說題材受到了限制，可能也因為這個理由，錯過了部份好的稿子。

「海外鱗爪」與「勵志座右銘」兩個專欄，使華副也映出其他副刊的影子；華副應該只有一個影子；專欄太多，使華副有被「朋分」的現象。

特約稿太多，華副的水準因而顯得參差不一；華副不愁稿源，就沒有必要去特約；「新人新作」有必要加強，不要無疾而終。

華副需要成名作家的支持，更需要騰出空位給新進作者，如此，華副的讀者才能得到最的大滿足。

我對「人間」副刊的看法

岳 峯

在國內的副刊中，較具特色的，一是「華副」——學術性；二是「新副」——民俗性；三是「聯副」——趣味性。色彩最不明顯的，要數「中國時報」的「人間」副刊了。

雖然「人間」副刊的水準也很高，印刷、編排也不錯，就是缺乏特色，它時常在變，（也許「變」是它的風格？），使讀者體會不出它的真正風格。甚至有時還會「擠」進一些五顏六色的電影、劇藝和電視廣告……

「人間」副刊，看來似乎偏重純文藝性，每天的「小說」作者，轉來轉去就是那幾個人的作品，單調乏味，「海外專欄」，也不够廣泛。誠摯的建議「人間」編者，擬出「人間」的方針，創出「人間」的風格，吸引更多的讀者。

我的意見

陳 敬

人間副刊

假如將副刊比作一桌酒席，那麼「人間」副刊，比較具有贏得多數讀者脾胃的水準，因為它的文藝性重於學術性，而且偏向社會性與趣味性，使人容易產生共鳴！

「海外專欄」是一面明窗，許多新知與海外近況，透過這塊園地，涓涓滴滴的流向讀者！方塊頗能就事論事，讀來令人產生一份親切感。

略覺遺憾的是：長篇連載似乎多了些，版面陷於分割，加上絢麗冗多的插圖，掩蓋了原本清麗的面目，無形中減弱了它的文藝氣息。

中華副刊

華副的特色，兼具文藝性與學術性，而且水準在逐漸提高中。

「華副」先後引起幾場大規模的筆戰贏得各方的矚目，但衆說紛云使人讀後如墮五里霧中，誰是誰非，愈發使人迷糊。

兩家副刊的比較

楊靜思

目前走純文學路線的報紙副刊，當推「中華副刊」和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。

在短篇小說和散文方面，「人間」曾經「輝煌」過，作家的陣容裏，有名作家，也有深具創作潛力的新人，如心岱、李昂、楊青矗等。已經出版的「人間選集」共有三輯。目前除了散文仍有創造性外，短篇小說已經由「藝術性」走向「通俗化」的路上去。這是很可惜的。至於「華副」的短篇小說，則顯得多采多姿，尤其是若干「新人新作」，令人刮目相看。而編者對新人的鼓勵，尤其值得讚許。散文方面則較「人間」遜色。不過

在六十年間，曾經提供園地，刊登八篇成大同學的散文，成績很好。在新詩方面，「人間」不登詩作；「華副」偶而刊登，惜成績不佳尚須加強。

在文藝批評不發達的今日，「華副」能够開闢「文藝論評」專欄，評論散文、小說、戲劇和繪畫理論等作品，真是難能可貴。這個專欄，曾有多人評論「愛的故事」和「秋決」；也有「每月小說選評」。這對作者和讀者，都有莫大益處。但願「華副」繼「大學中文系課程的論戰」之後，出版「文藝論評」專集。「人間」的「海外專欄」經常刊登海外學人和作家的評論文章，比起「華副」的文藝論評可以說毫不遜色。尤其是水晶有系統的評論張愛玲的小說藝術的文章，更是文壇一件大事。另外，偶而刊出的長篇評論，如白先勇和唐吉松討論歐陽子的「秋葉」的文章，也都相當精彩。

「人間」常有亮軒的方塊文章，他的一些新觀念和精闢的見解，使讀者獲益匪淺。而難得的是文章沒有煙火氣。

「華副」的「傳記與傳奇」是很好的傳記文學，執筆者均為當代名家。這個專欄值得再三閱讀。「世界文壇」如能多刊，豈不更好？「藝文短笛」報導文壇近況，希望能保持下去。「立體笑話」以戲劇形式表現，較之過去中國時報的「人間小故事」，更能予人以新的感受。是美好的點綴。

大致說來，「人間」的內容遠不如「華副」的多樣性。

談到編排，不禁想起林海音時期的「聯副」。有一段時期，「聯副」對短小的作品，採用「粗線框」巧妙地配合文題和作者姓名，加以美化，看來清新脫俗。「人間」雖然也採用「粗線框」，由於每篇只用兩條直線或橫線框，因此效果不及早期的「聯副」。目前「人間」採取彩色攝影為刊頭，連載小說也配上彩色插圖，為其特色。「華副」愛用兩條直線框，是其缺點，最好多配以橫線框，以求版面的和諧和變化。短篇小說都配圖，多年來一直如此，是好現象。

關於副刊的紙質，「人間」可以說最好；而「華副」則有粗細兩種，顯然不當，應該改進才好。